



## 生命不滅之辯

### 第七回合：溫度與生命之辯

婆羅門弊宿仍執着無他世的邪見說：

「你所引用鑽木才能取火的譬喻，雖然很有道理，但仍不能直接證明有他世、有更生、有善惡之報，因此，我對你的說法，仍不肯相信。」

童子迦葉說：

「那末，仍還有什麼理由證明無他世、無更生、無善惡之報呢？」

弊宿說：

「有的，在找所封的村民中，有人作賊，被人逮捕以後送到

## 智慧者的選擇

### 智 銘

我處，請我定他的罪，我命令左右的人先將作賊的人身體重量先用秤稱一下，然後命人將賊人用悶氣的方法，將他窒息而死，這樣可以不損及賊人的一根毫髮。等賊人死了以後，我又命左右再稱一次，發現死後的重量比原來未死時的重量還重了一些。

當賊人仍生着的時候，識神猶在，顏色悅豫，並能言語，他的身體重量反而較輕；死後重稱，他的識神已滅，臉無顏色，不能言語，可是他的身體重量反而更重，由此可知，人死以後沒有他世、沒有更生、也無善惡之報。」

童子迦葉聽了對弊宿說：

「假使有人稱鐵，先將鐵冷卻而稱之，然後再將鐵加熱再稱

之，請問你，那冷熱之鐵那一種有光色柔軟而輕，那一種無光色而重？」

婆羅門弊宿說：

「自然是熱鐵有光色、柔軟而輕；冷鐵無光色剛強而重呀！」

童子迦葉說：

「人也是如此，活着的時候，身體有溫度，所以柔軟而輕；死了以後，溫度退失，身體變硬縮小，所以反而較重，由此可知人死後必有他世、有更生、有善惡之報。」

這一回合的辯論，都以科學為辯論的基礎，婆羅門的弊宿知道同一物體，認為無論在什麼狀況下，其重量應相同相等，可見當賊人活着時的重量，反而輕於識神出竅的死後重量，因此據以認定無他世、無更生、無善惡之報。

但是，童子迦葉注意到三件事，第一是物體的重量，第二是物體加溫以後遇熱膨脹的原理，第三是物體的大小與空氣浮力的關係，但他不直接用賊人的生前死後輕重說明他的論據，而以鐵為論據的基礎，要使弊宿先承認了溫鐵輕於冷鐵的事實以後，再以賊人的輕重作判斷。凡是物質遇熱必膨脹，佔有的空間較大，所受大氣的浮力也大，所以重量較輕；物質遇冷則收縮而體積變小，因此空氣浮力也小，所以重量增加。因此，童子迦葉認定人死後有他世、有更生、有善惡之報。

童子迦葉的辯論，其重要關鍵的一點，是立於「熱」能的這一基礎之上，認為死人失去了身體上的熱能，所以比較重，但熱

能是否就是三世輪迴的要因呢？依科學來說也是合理的，因為任何生命都缺少不了熱能，即使冷血衆生仍有體溫。所以童子迦葉勝了這一回合的辯論。

#### 第八回合：生命三要件之辯

婆羅門弊宿對童子迦葉的以「暖」為論證基礎的說法，仍不表同意，他說：

「你雖然說有他世、有更生、有善惡之報，但我認為沒有。」

童子迦葉問他：

「你還有什麼理由證明無他世呢？」

婆羅門弊宿說：

「有呀！我有一位親戚，患病很重，我前去問候，當時我告訴旁邊的人，扶病人右脇而臥，然後觀察病人屈伸、視聽、言語如常，又將病人左側而臥，也能屈伸、視聽、言語如常。可是，不久，那病人就臨命而終，我再叫人將病人扶住轉動，左臥、右臥，反覆觀察，他就不能屈伸、視聽，當然也不能言語了。因此，我認為無他世、無更生、無善惡之報。」

童子迦葉聽了說：

「我現在用一個譬喻來解答這個問題。從前有一個國家的人民，從來沒有聽到過吹貝殼的聲音，當時有一個人，善於吹貝出音，去到那國，進入一村落后，就吹了三聲貝音，然後

將貝殼放在地上。當時村落內的人聽到了貝聲而驚動，都到吹貝之人前來請問：

「這是什麼聲音，怎麼如此哀和清徹呢？」

那吹貝的人指着地上的貝殼說：

「是這東西所發出的聲音。」

村人們就以手去摸觸貝殼，可是貝不鳴叫，那吹貝的人就拿取貝殼放在嘴前吹了三聲，又將貝殼放在地上，時村人們說：

「哦！原來剛才那麼哀和清徹的聲音，不是貝殼自力而出，必須要他人以手、以口、有氣吹它，才能鳴叫而發出聲音來呀！」

婆羅門弊宿！人也是一樣，必須有壽、有識、有出入息，則能屈伸、言語、視聽；無壽、無識、無出入息，就不能屈伸、言語、視聽了。

婆羅門弊宿！你必須捨棄你的惡邪見，不要長夜自尋苦惱。」

在這一回合的辯論中，婆羅門弊宿所持的理由是：一個人生前能屈伸、視聽、言語，命終以後就不能屈伸、視聽、言語。可見人死無他世、無更生、無善惡之報。

而童子迦葉以吹貝爲譬喻，那貝等於是衆生四大所成的軀體，這軀體如果缺少了「壽」、「識」、「出入息」就不能視聽、言語、屈伸，所以壽、識、出入息三者，成爲生命的三要件。但

却將前一回合據以立論的「暖」給忘記列入了，依佛陀的說法，生命的要件是「壽」、「暖」、「識」三者，由此看來，童子迦葉是將「暖」視同爲「出入息」了。有了這三要件，才有生命，沒有這三要件，就沒有了生命。今生爲衆生，具有這三要件；來世爲衆生，也同樣要具有這三要件。要件既然前生、後生相同，足證人生有他世、有更生、有善惡之報。因此，童子迦葉又勝了這一回合的辯論。

### 第九回合：愚執之辯

婆羅門弊宿聽童子迦葉勸他捨去惡邪見，他却堅持自見地說：

「我不能捨棄我所見，爲什麼呢？我自生以來，已長夜思惟研究這個問題，立意非常堅固，怎麼可以捨棄所見呢？」

童子迦葉已開始度化婆羅門弊宿的事業了，他說：

「我現在要以一個譬喻；說明什麼可取、什麼可捨的問題。」

很久遠以前，有一個國家，那國家的邊疆，人民荒壞。那個國家有二個人，一智一愚，有一天兩人在閒談，其中有智的人對那愚者說：

「我們是親戚，一道爲伴出城去求財。」

二人就相隨出城，到了一空曠的地方，看見地上生有麻的植物。智者就對愚者說：

「我們各取一些回去。」

於是二人各檢取一担，正向前走的時候，又看見有許多已織好的麻布，智者說：

「麻布較輕細，應拋棄麻桿而取麻布。」

可是那愚者却說：

「我將麻桿細得很牢固，不能捨棄。」

那智者却捨麻桿乃取麻布而行。再往前走，又看見有很多的貝類，那智者說：

「貝類比較價貴，而且細軟可取。」

那愚人却說：

「我已取麻桿，而且細綁牢固，挑了那麼遠的路，不能捨棄。」

那智者只好自己捨棄麻布而改取貝類，如是次第見到了白氈、白銅、白銀。智者取白銀而行，最後見到黃金，智者想：如果不見黃金，就應取白銀；不見白銀就應取白銅；不見白銅就應取白氈；不見白氈就應取麻布；不見麻布才取麻桿而歸。現在這個村落有這麼多黃金，黃金是一切寶物之上者，於是對愚者說：

「你應該捨麻桿，我應當捨白銀，各取一担黃金回去才是。」

可是，那愚者說：

「我取了麻桿，細得很牢固，挑了更遠的路，不能捨棄。」

你要取黃金的話，隨你自己意思好了。」

那位智者就捨白銀而取黃金，挑了一重担而歸家來，親族的人見了那智者得了那麼多黃金，對他非常的歡喜奉迎。那得金的智者見族人如此的歡喜奉迎，自己當然也更高興；可是那愚者挑了一担麻桿回家，親族見了不但不歡喜，更不起身相迎。所以那愚者覺得憂愧倍增。

婆羅門弊宿！你的固執己見，就如同那負麻桿而歸的愚人，你現在宜捨棄你的惡習邪見，不要長夜自增苦惱，就如同那負麻而棄金的愚人苦惱一樣。結果是空自疲勞、親族不悅、長夜貧窮、自增憂苦，一無是處。」

這一回合的辯論，童子迦葉的目的，是要告訴婆羅門弊宿，不要學那愚人，固執自己的愚見，不肯將所負不值錢的麻桿拋棄，結果落得不受親族的歡喜奉迎，而且增加了比以前更多的煩惱和痛苦；而要學那有智慧的人，當自己遇到比原來所負的東西更有價值之物時，立刻將原有的東西拋棄，換取有價值的東西。如此繼續不斷的精進不已，最後才能得到最寶貴的黃金。有了黃金，不但受親族的歡喜奉迎，而且自己會富足快樂，再也沒有苦惱了。

婆羅門弊宿所執的邪見，認為人生無他世、無更生、無善惡之報，正如那愚人所負的麻桿；而童子迦葉所說人生有他世、有更生、有善惡之報，正如那有智者所得的黃金。因此，童子迦葉勸婆羅門弊宿，拋棄長久以來的愚癡邪見，接受童子迦葉的正見。這就是童子迦葉在開始行度化的工作，要將一個頑固的婆羅門弊宿度化過來。

(完)